

# 唐宮歷史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845495

# 唐宮歷史演義 卷三

## 第二十六回 程知節入旬征突厥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前書講到李義府容納女犯逼殺命官。這種巨案一經揭穿照律辦罪無活命之理。詎武后爲彼斡旋此案竟高高擋起。這時却惱怒了侍御史王義方。卽欲上章彈劾。又因家有老母未免遲疑。旣而稟明母太夫人說兒官居御史坐視奸臣壞法便是不忠。若彈劾無効危及吾身憂及吾母又是不孝。這正令人難處呢。母太夫人因正色說我聞漢王陵母殺身以成子名汝能爲國盡忠雖死何恨。(有令母乃有令子)義方乃具疏入朝面劾義府。高宗閱疏不答。義方跪問說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應否治罪。高宗尙在沈吟。義府連出班指斥。義方說事已確鑿。有據。義府如欲自辨儘可向大理院對簿。不應待罪朝端。義府仍不肯退。經義方大聲呼斥。義府乃走。但是義府走了。高宗忽的說了句。王義方毀辱大臣不能無罪。言罷便拂袖退朝。次日一道旨下。貶義方爲萊州司戶。把個罪大惡極的李義府反而棄之不問。逾月且進授中書令兼。

檢校御史大夫。這種專制淫威。還有甚麼理講嗎？不過當時賞罰失當。不獨對於朝臣如此。即對於前線戰將。亦何嘗不是糊裏糊塗。請問怎樣糊塗。又何地發生戰事。諸位莫慌。前回講到西征突厥。節節進兵。忽然因京中發生內亂。召回梁建方、契苾何力及高德逸、薩孤吳仁等。并敍及後來有個八十多歲。多年不見經傳的福將去收拾殘場。諸君還記得嗎？（根據前書第二十四回）事從根起。我先要談那阿史那賀魯。因戰唐軍不過。往依乙毗咄陸。不到年餘。乙毗咄陸身死。其子頡苾達度。設嗣立。自號真珠葉護。與賀魯漸不相能。賀魯是挾長欺凌。真珠是負氣不服。兩不相讓。竟出於戰爭。一有戰爭。便分出勝負。真珠（此真珠葉護。非薛延陀的真珠毗迦）以實力不敵。來唐乞援。并願討賀魯自効。我在前曾設個奇譬。說那外藩各部彷彿馬踢馬。馬嗜馬。今日相親。明日又相仇。明日相仇。後日又轉相親。唐廷利用這點。所以准其効力。并特命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蔥嶺道行軍大總管。這知節係九岡寨起首老會的福將。憑他手內兩柄板斧。居然屢立戰功。在凌烟閣上博得個畫像。不過像是畫了。此人無聲無臭。久逸經傳。如今已活到八十多歲。還虧朝廷惦念到他。用他做個西征大總管。并用王文度。

做個副總管。以蕃將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及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督嗣業等皆歸節制。知節又用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前路先鋒。講這蘇定方原名蘇烈。武邑人氏。生就銅筋鐵骨。臂力過人。上陣喜用一枝方天畫戟。冰鐵鑄成。重量百斤。曾從李勣征過一次高麗。以非隨駕東征。不能顯出多大的本領。如今充做先鋒。正好展一展將略。試一試身手。話休煩絮。唐軍到得西突厥境內。早有哥羅祿處月兩部上前迎敵。當由先鋒蘇定方出馬。一陣斬殺大破番營。斬首二千。再進至鷺沙川。一片淺水茫茫。那賀魯早集合人馬二萬。列營爲陣。蘇定方是不畏人衆。憑着一枝鐵戟。領衆三千。衝殺過去。殺到東東路血槽。殺到西西路血槽。殺了一晝一夜。川水爲赤。賀魯立營不住。大敗奔逃。依定方是要直追上去。偏是副帥王文度。趕着鳴金收軍呀。這就奇了。兵敗可以收軍。兵勝又何以收軍。都因王文度生了嫉忌。不由知節做主。知節方待詰問。文度竟會編起訐言。說是接到密旨。派本人監軍。不得胡亂躁進。知節信以爲實。一任文度全權調度。文度遂收軍結成方營。按兵不動。士氣日衰。馬多瘦斃。定方忿忿人白知節說。奉命出師。爲討賊耳。今頓兵不進。日就困敝。若遇賊至。如何對仗。且文度言詐也。皇上既命

公爲師。如何更立監軍。是不可信。不如拘文度。飛表上聞。知節不可。定方歎息而出。各軍屯駐月餘。始進至怛篤城。番目出城迎降。文度向知節說。敵降不可信。我去降衆必叛。不如因而屠之。取其寶貨而歸。定方又諫說。殺降非仁。取財非義。自己先已作賊。怎得稱爲伐叛之師。文度不聽。縱兵屠城。分劫貨財。知節不能禁止。文度遂飽載南歸。惟定方不取一物。不愛一錢。及歸長安。有人把文度殺人取貨。并矯詔事件。告密朝廷。論罪當死。誰知文度取出些金銀財寶。東送給許敬宗。西送給李義府。兩奸替他講話。反將個逃退失據的罪名。脫卸在八十多歲的程老兒身上。你道朝廷賞罰明白不明白。糊塗不糊塗呢。（滴滴歸源。敍事好手。）這時高宗鑒於知節老邁。却改派蘇定方爲伊列（即伊犁）道行軍總管。原有任雅相、蕭嗣業、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四路兵馬。又歸定方節制。好個定方。擎出那黃石三略。太公六韜。憑着百斤重一枝鐵戟。又殺過鴈沙川。戰過怛篤城。那阿史那賀魯也就擁兵十萬。列營曳咥河西岸。縣亘三十里。定方自爲前驅。但率步兵萬人。及回紇騎兵萬人。與敵對壘。令步兵據南原。撒稍外向。遇敵方擊。不准擅離。自領騎兵據北原。嚴陣以待。賀魯見唐軍不多。忙的鼓噪而進。先衝步營。三



戰三却定方見伊氣餒。卽引騎兵出擊。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番衆雖多至五倍。大半鳥合。禁不住鐵騎蹂躪。頓時敗潰。定方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到晚收軍。次早再進。西突厥部衆多降。賀魯帶着殘騎。向西竄去。可巧天降大雪。平地雪深三尺。諸將請待天晴後行。定方搖首說。敵恃雪深。方料我軍不敢輕進。去必不遠。我若冒雪前追。掩其不備。可一戰克擒。一聲令下。當分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爲左右翼。包抄而進。上面是雪片鵝毛。下面是瓊瑤凍合。一路殺過雙河堡。天已放晴。前面有座高山。一白如銀。簡直是縞素乾坤。琉璃世界。這下蘇定方却裹了一領紅披風。諸位想想。在這雪後天晴。有此妙景。怕的閻立本也畫他不出。(閑雅之至)定方上得高山。向雪地一望。前面有所獵場。不瞧這獵場猶可。一瞧這獵場。忽見許多獵人。追禽逐獸。後面有個騎馬的。貂冠貂褂。發箭引弓。定方不禁衝口說了句。好個忘八雜種。你在這兒嗎。踏破鐵鞍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來人非別。正是阿史那賀魯。定方這一喜。非同小可。馬糧一拾。鐵戟一擺。衝着下山。不過山峯連接。路徑崎嶇。賀魯在此行獵。是駕輕就熟。定方不然。縱馬直來。又被山澗橫路。回馬紆走。又是虧遁無蹤。正在躡躇。當有蕭嗣業過來。抱着奮勇說。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六回

六

是任他升天入地。我總把賀魯捉來。完方連說：「好極。好極。」一面收降十姓。分咄陸五部。分努失畢五部。一面退駐曳咥河。守候嗣業消息。不到月餘。果然由嗣業將賀魯捉到。原講賀魯在雪地行獵。覺得一片銀光中。忽閃出鮮紅一點。（回映定方一領紅披風。登山望雪。可謂餘光返照。）知道唐軍追至來者必係主將。一聲不好。加紧鞭馬。轉過幾處山坡。取路西奔石國。這石國的城主叫做伊涅達干。原受賀魯指使。不過強弱大小趨勢人情總分別得出來。往者賀魯強。故受其指使。今者唐軍尤強於賀魯。那能拘執前見。由嗣業偵知逃虜形迹。當卽與伊涅達干交涉。達干佯爲不允。是晚却把賀魯用酒灌醉。捆交嗣業。嗣業得手。自然將賀魯押送大營。這才算罪人斯得。大功告成。在卜交代一句。那咄陸五部。從此由阿史那步真管轄。唐封步真爲繼往爲興。皆亡可汗。又稱濛池都護府。至努失畢五部。從此由阿史那步真管轄。唐封步真爲繼往。絕可汗。又稱崑陵都護府。單表定方既蕩平西突厥。領有蕭嗣業、任雅相、押解虜酋阿史那賀魯。班師奏凱。八京獻俘。高宗親御午門。武后亦相與并立。高宗對武后說：「此人厥殺應赦。武后謂可貸其一死。」高宗又問：「這蘇定方平西大功。應如何爵賞？」武后又說：「可封他做邢國公。」嗣業後

如布征伐。這到是一員虎將。與那薛仁貴不相上下呢。（爲征高麗一個影子。無一閑筆）  
上點一頭。隨卽拂袖退朝。編者索性交代清楚。那阿史那賀魯不久便病死在京。墓葬在頤  
列可汗墓側。那真珠葉護雖保降唐。後爲興昔亡可汗所歸併。這一段西突厥滅亡小史就算  
是在顯慶二三年間結束。講這顯慶二三年間。朝局紛紛大亂。一羣小鬼居然搬動金剛。那與  
武后做對的褚遂良。已經客死南荒了。原說遂良由潭州竄到桂州。由桂州竄到愛州。在愛州  
感受瘴毒。一病幾死。因上表陳情說。

往漢王（卽魏王泰）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是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  
乾惡迹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漢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  
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建大策。及先帝大漸。獨臣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  
不勝哀痛。臣與無忌區區衆事。咸無廢缺。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仁重。勤懇過謬。  
餘憚。乞陛下哀憐謹聞。

遂良這道表文。處處帶着長孫無忌。無非想以當初翊戴功勞。打動帝心。唉唉。這時高宗的

這顆心已與武后化合爲一。武后所惡帝亦惡之。武后所好帝亦好之。這個當兒朝臣除了許敬宗、李義府誰也不能講話。俗說口頭講出血來。當做蘇木水。遂良因着奉表無效也就活活氣死。但是遂良病死還不會受着刀斬繩絞之苦。還算得着大大的便宜。可憐那一根大大擎天的玉柱。一道大大架海的金樑。如今是失時倒運。被人打倒推翻了。原說許敬宗、李義府兩個狗蛋由武后授意。要想陷害長孫國舅。不得其便。巧巧洛陽李奉節上書。告太子洗馬韋季方及監察御史李巢朋比爲奸。應加重譴。……有詔令敬宗逮問。敬宗要在這個案子裏牽涉出無忌。便授意季方叫他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扳出國舅。你可無罪。季方不可處以嚴刑。寧死不。敬宗不問伊從與不從。竟誣奏季方勾通無忌。意欲謀叛。今因事洩。急欲求死。高宗愕然。說那有此事。舅爲小人構隙。稍生疑阻。或尙未免。怎至謀反呢。敬宗說。臣反復推究。叛迹已彰。陛下尙以爲疑。非國家幸福。高宗不覺龍淚雙抛。說聲我家不幸。親戚屢有異聞。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朗又有此事。如果屬實。如何處置。敬宗因說。那遺愛係乳臭小兒。與一女子謀反。何足濟事。無忌與先帝同取天下。天下共服其智。身爲宰相三十年。天下共協其威。

若一旦竊發。攘袂一呼。同惡雲集。陛下將遣何人抵制呢。今幸皇天疾惡宗廟有靈。爲着區區小案。得發大奸。尙可先事防範的。高宗說。這事待審訊確實。再爲定奪。敬宗遂退。是夕。并不覆訊。到了次日入朝。便胡亂奏說。夜來訊過季方。供稱與無忌謀反是實。臣并提出無忌係皇室至親。累朝寵任。爲甚要同你謀反。季方又供。無忌曾勸立梁王爲太子。韓瑗、褚遂良等。一并與議。今韓瑗等已得罪。梁王又復見廢。無忌內不自安。所以與季方謀反。事出有因。并非誣扳。(目前敬宗授意季良。所謂如此這般。至此方爲披露) 請陛下收捕正法。幸勿遲疑。高宗又泣說。舅若果有此意。朕亦不忍加誅。敬宗又說。薄昭係漢文帝母舅。文帝從代邸入立。昭亦有功。後來止坐殺人罪。文帝遣百官往哭。令其自裁。(卽自盡) 後世仍稱文帝爲賢主。(文人之口。其利如刀) 今無忌負國大恩。謀移社稷。罪加薄昭數倍。幸虧奸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尙有何疑。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陛下如不早決。臣恐禍亂之來。是不可限量的。(咄咄逼人。刀刀見血) 高宗不答。點首稱是。次日。先行詔奪無忌太尉官職。出爲揚州都督。安寘黔州。草季方處斬。李巢亦論死。敬宗又奏稱。無忌逆謀。由褚遂良、韓瑗、柳奭等構成。于志寧亦與。

同黨。乞一并加罪。高宗應允。於是追奪遂良官爵。除韓瑗、柳奭名免于志寧官。既而意猶未服。除志寧發落從輕外。又將韓瑗追捕來京。詔由李勣、許敬宗、從嚴訊鞠。事關羅織株連。敬宗惟恐李勣屈情礙面。特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狗才）奔赴黔州。逼令無忌自縊。唉唉。若論無忌三朝元老。今皇顧命。對於開國方略。翊世新猷。皆有規畫。不過誣陷那吳王恪。是他稍稍昧點良心。天呀。天呀。難道因昧這一點點良心。便應該受如此慘報嗎。（回應前書。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無忌死後。當由敬宗捏造假狀。胡帝胡天。陳奏高宗。不由得高宗無明火起。一道旨下。把無忌兄弟子姪。無論親疏。一併處死。（吳王恪臨刑時。謂無忌必當滅族。此言應矣。）祇無忌長子冲。尚太宗長女長樂長公主。總算加恩免死。謫戍嶺表。又褚遂良之子彥甫。意冲流至愛州。遭使殺之。柳奭、韓瑗均論斬罪。所有三家財產。籍沒入官。此外關係此案的。如高士廉之子高履行。亦坐貶永州刺史。于志寧後貶崇州刺史。操總一句。是奉承武后的。無不吐氣揚眉。是得罪武后或迹涉嫌疑的。無不一網打盡。舊日瀛洲十八學士。現在站立橋頂的。只剩個許敬宗。舊日凌烟閣二十四功臣。現在赫然獨有的。只落個李勣。甚麼尉遲敬。

德甚麼程知節。大虧先後凋謝。不然恐怕是要受無忌影響的。目前還有一個辣辣刺刺的肉  
釘。我說出來便是廢太子忠伊。已由梁王坐徙房州刺史。這房州四面留山。坐在裏面。彷彿是  
個軟軟監禁。（又是後書伏纖）可憐廢太子兀的不安。在房州。時時恐遭暗算。穿着婦女  
衣服。以備不虞。因着心驚膽戰。遂又睡夢不安。得些惡夢。又問凶吉。求巫禳解。敬宗得此消  
息。又誣伊逆謀。高宗沒法。只得又廢太子忠爲庶人。俗說一句。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許點燈。  
一方面廢太子因夢祈禳。一方面武后亦因夢祈禳。你道武后有甚麼惡夢。便是那蕭良娣不  
時要變個貓子。或撲向武后懷抱。或咬嚼武后衣裙。把個武后睜眼閉眼。弄得六神不安。不由  
抄襲廢太子忠的成文。也去找個道士祈禳。這事由內侍郭行真承辦。同夥的王伏勝。不能沾  
着油水。忙向皇帝伯伯告密。大凡做縮頸龜的。有時還要硬一硬龜壳。近來高宗瞧着武后遇  
事專斷。動不動剔豎柳眉。圓睜杏眼。已欲向東。彼偏向西。已欲向西。彼偏向東。日受挾制。也想  
振一振夫綱。試一試辣手。可巧告密的內侍王伏勝。原係東宮舊部。因舊日宮傅。便想到上官  
儀。諸君不記得嗎。那太子忠辭職。是上官儀指使的。（應前）上官儀聽說皇上召見。召見時又

諭及皇后最近行動。儀因陳說。武氏種種驕橫。種種不法。天下祇知皇后。不知皇上。不早廢立。禍患正未可量。高宗極口稱是。令儀即在御前草就廢后敕書。只差加蓋御璽。便發出宣布。說時遲那時快。上官儀方遠出內殿。猛可一聲嬌叱。武氏早飛的進來。高宗瞧着武氏進來。忙用雙袖將御案覆住。(活畫)武氏是不由分說。扯過御袖。見一道簇新鮮的廢后詔敕。呈露面前。於是。一手格開御駕。一手搶過墨敕。略讀一過。你知武氏是個甚麼臉色。粉面換做鐵青。眉眼生了殺氣。那那那。這不是個河東獅子的變相嗎。大凡不懼內的。瞧着獅子變相。是見怪不怪。如果平日懼內。一聲獅吼。早已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不知送往何處。高宗這時是失了九五尊嚴。一聲撲。禿雙膝跪落。(形容殆盡。非僅爲高宗寫照。爲凡懼內的朋友寫照也。哈哈)武氏這才扭一扭身子。忙把御駕扶起。并肩疊坐。高宗心坎子裏一塊石頭落下。忙的洗清身子。通同推在上官儀。和王伏勝身上。武氏獰笑一聲。押着高宗將這起案子交許敬宗鞫問。不消說得敬宗承審這案。自然歸結在廢太子忠謀逆。上官儀、王伏勝極力主張。罪名擬定。皇上沒有更改。立將廢太子忠賜死。上官儀、王伏勝皆論斬。可憐上官儀還有個兒子上官庭芝。也隨

父同死。上官庭芝有個女兒。上官婉兒到是一位才女。據說她母親鄭氏生伊時。夢見金甲神人親授一桿大秤。照此看來。將來人物權衡。文昌司命。一定可女代男權的。（隋手又伏後文）此話表過。單講高宗經過武氏這次抨擊。再不敢自作威福。從此一切軍國大權。完全交給武氏掌握。坐朝典禮。在御座之後。垂下珠簾。高宗在前。武氏在後。朝臣奏章。非得武氏批核不行。如今且不提國事。且談一談軍事。記得這年是龍朔元年。北方回紇。又領吳犯邊。講這回紇部落。界在東西突厥之間。在太宗末年。由該部酋長吐迷度。悉率所部歸唐。經太宗改稱爲瀚海府。與金徵、幽陵、龜林、燕然、廬山同爲六府。那是前書表過的。（在第二十三回）這時吐迷度下世。子比粟嗣立。發生一種野心。因糾合僕骨同羅兩部。放馬南下。原講那僕骨部便係金徵府。同羅部便係龜林府。三府聯合。三角同盟。聲勢不小。而屬部還有鐵勒九姓。一藥羅葛、二胡咄葛、三彌羅葛、四帖哥、五乾阿勿、六嫡葛薩、七斛溫索、八藥勿葛、九奚野勿。也隨着比粟酋長同行。邊聞得信。慌的飛報入京。高宗當與武后計議。立命左右衛大將軍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以燕然都護劉審禮副之。鴻臚卿蕭嗣業爲仙萼道行軍大總管。以右屯衛

將軍孫仁師副之。其行軍先鋒。卽派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由武后瞧仁貴儀表出衆。武熟過人。當殿賞加左武衛將軍。這時我要把仁貴的裝束。表他一表。原來仁貴生得銀盆白面。兩道劍眉。一雙朗目。鼻如懸膽。口若塗朱。年紀在三十五六。身高七尺。虎臂熊腰。性愛潔白。頭戴爛銀盔。身貫爛銀鎧。內襯白羅戰衣。腰掛飛魚袋。半露鐵胎硬弓。背東箭壺。滿插狼牙箭。手提碗口粗壯的鐵戟。一朵素纓。足登烏皮戰靴。膀下坐騎。是那御賜的滾雪獅子馬。你道威風不威風。氣概不氣概。一聲拔隊。先鋒先行。仁貴帶領精騎三千。趕出玉門關。一路兼程。并進行過哈密。距天山不足百里。仁貴擇個險要地方。紮下營盤。前路早有探馬報知。回紇兵已距此不遠。好個仁貴。一身是膽。當下揀了三十名飛騎。隨着他衝向天山。這天山一稱祁連山。胡語稱天爲祁連。故祇連山卽係天山。是時回紇卽領僕骨同羅及鐵勒九姓大隊人馬。全駐紮在天山前後。回紇會長比粟。是位領軍統帥。駐紮在前。彼見唐營來了一員大將。白銀盔鎧。坐跨滾雪獅子馬。一路戟刺而來。如游龍一般。(前在唐宮救水。彷彿是一隻白虎。今日出塞陷陣。又彷彿是一條白龍。龍係生龍虎係活虎。編者祇提神寫個仁貴。)又數一數。後隨騎兵不多。因亦是



鐵騎百名。上前喊殺。兩邊祇是虛門。不鳴鼓。不吹角。好個仁貴。將鐵戟插在鞍橋。一手取出鐵胎弓。一手拔出狼牙箭。大喝敵騎漫來。看本將軍的箭法。一聲未了。颶的一聲。來的是人倒馬倒。接着敵騎又上。仁貴又囁聲照箭。好像箭頭子生了眼睛。敵騎再至。再着了將軍的硬箭。咕咚一聲。馬折了前蹄。人損了後醫。漫忙漫忙。往常講到箭法。或是傷人。或是傷馬。沒曾談到人馬俱傷。如今說是人倒馬倒。難道薛仁貴另有一種射法嗎。諸君不曾注意。我原講仁貴拉的是鐵胎弓。發的是狼牙箭。弓硬箭硬。沒有回手。所以一箭一箭的都是連人帶馬。到了第三箭。敵騎早失魂落智。慌着閃避。仁貴又大聲囁說。本將軍的神箭。是閃避不了的。你看你看。颶的一聲。那枝箭已連人貫馬。戳個通心。仁貴一連三箭發畢。後面的唐軍。如劉審禮、孫仁師。已大吹大擂而至。有了副帥。便有總帥。不消交代。那鄭仁泰、蕭嗣業。自然押着大隊到了。不過這一幕擎手好戲。完全注重的是個薛仁貴。仁貴知道後路人馬全到。越發氣豪膽壯。隨手綽過那碗口粗壯的方天鐵戟。擺一擺手。復大呼說。你等如欲免死。快快降唐。否則我軍將一概放箭。你們要想活命。是一個沒有所來百騎。知道仁貴厲害。一起下馬請降。說也奇怪。一百個騎兵。

跪降。那天山脚下的戰士無不一致歡呼。喊着唐軍萬歲。薛大將軍萬歲。仁貴趁這回勝利。將本部三千騎隊一招。一聲呐喊。踐踏過去。帶誑些說。回紇及僕骨同羅十數萬人馬。簡直如紙糊的一般。無不望風披靡。仁貴一氣趕過碛北。生擒九姓六將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正是。

十數萬衆。三箭定之。神勇之技。精銳之師。

【評】此回書敍兩番戰事。一敍蘇定方。一敍薛仁貴也。但定方天名不如仁貴。其征西突厥也。冰大雪窖。山路崎嶇。困苦實十倍仁貴。此西征之功不可沒也。若天程知節以年邁龍鍾。不能獨當一面。而王文度又從而欺侮之。宜其功之不竟。必待定方收拾殘局。然是書於雪地行軍。略能繪影繪聲。則敍事亦不可多得。

從西突厥平靖之後。又插敍朝局一段。此時朝局已鬧得一塌糊塗。迎合武后者。則張良臘。違不然。或誅或族。或斬或絞。或遠竄。或憂死。最冤枉不過。則爲長孫無忌與廢太子忠。一則翊戴之功臣。高貴之國戚。一則帝所生子。而不能庇及。如此君權。如此陽網。則皆掃地盡矣。